

好書太多，時間太少

—— 一個愛書人的真情告白

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莎拉·尼爾遜 Sara Nelson / 著

施清真 / 譯

張妙如 / 繪圖

G236
20096

O P E N 4 / 2 4

好書太多，時間太少

—— 一個愛書人的真情告白
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莎拉·尼爾遜
Sara Nelson / 著

施清真 / 譯

張妙如 / 繪圖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4/24

好書太多，時間太少

作 者 莎拉·尼爾遜

譯 者 施清真

責任編輯 江怡瑩

美術設計 吳郁婷

發行人 王學哲

出版者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 · 23115538

傳真：(02)23710274 · 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政劃撥：0000165 - 1 號

E-mail：cptw@ms12.hinet.net

網址：www.commercialpress.com.tw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 2004 年 12 月

初版二刷 2005 年 2 月

So Many Books, So Little Time by Sara Nelson

Copyright © 2003 by Sara Nel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MG Literary,

a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ing Corporatio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4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新臺幣 280 元

ISBN 957-05-1927-4 (平裝) / 45426000

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目次

譯序	001
銘謝辭	007
前言	001
1月6日	
深切的期許	009
1月20日	
李奧	015
2月1日	
一心二用	023
2月8日	
無盡的愛	031
2月13日	
佛羅里達艷陽下	038
2月20日	
母親二三事	049

2月27日	
適時叫停	055
3月8日	
話題書	059
3月15日	
因書結緣	065
3月22日	
借書不還，心火難消	071
3月29日	
啥事都沒發生	079
4月6日	
一本本書慢慢來	083
4月15日	
信手拈來的閱讀樂趣	089
4月22日	
奧斯卡獎落誰家？	095
4月30日	
親愛的羅勃·普朗科先生：	098

5月5日	
順帶一提，我說謊了	105
5月12日	
棒球（一）	107
5月20日	
棒球（二）	113
6月1日	
夏日閱讀	119
6月22日	
毒海浮沉錄	125
7月6日	
時光機器	129
7月20日	
讀書機密檔案	135
8月20日	
安娜、艾瑪，和我	141
9月1日	
銘謝辭	149

9月11日	
老天爺啊！	153
9月18日	
童書	159
9月25日	
慾望城市	167
10月2日	
再看慾望城市	175
10月10日	
緬懷父親	181
10月24日	
出版人，出版事	187
11月3日	
星期六的一堂課	193
11月15日	
作品全集	201
11月25日	
開場白	209

12 月 10 日	
親朋好友之作	215
12 月 30 日	
我做了什麼？	221
結語	230
附錄 A	
2002 年 1 月 1 日開始、我計畫看的書	235
附錄 B	
2002 年 12 月 30 日為止、我真正讀完的書	241
附錄 C	
2003 年 1 月 1 日開始、我非讀不可的書	247

前言

姑且說我有失眠的毛病吧。

現在是清晨三點，我跟往常一樣在紐約的家裡走來走去，慢慢晃到我先生和小孩稱之為「客廳」、我卻把它視為「私人圖書館」的角落。這裡三面牆上都是書櫃，美麗的櫻桃木書架從地面延伸到天花板，整整齊齊地排成一列。我先生李奧為「週末夜現場秀」（Saturday Night Live）設計佈景，他帶著身為丈夫的驕傲、也帶點老夫老妻的無奈，幫我做了這些書櫃，李奧深諳木工，書櫃頗具專業品質，但他對我說：「可別指望我幫妳做個同樣的鞋櫃。」

我非常喜愛這個角落，多少個失眠的深夜，我駐足其中，周遭都是我的書。這裡擺了一疊塵封兩年的初稿，我一直拖著沒讀，直到在宴會上碰到作者之後才展卷一讀；這裡有本小說，最初我只知道作者頗負盛名，後來他居然成了我的上司；這裡還有一本已經絕版的傳記，我在網路上遍尋不獲，後來終於經由一位丹佛的舊書商購得。

這裡不但是打發時間的地方，更是沉思冥想的一隅。我在這裡閱讀心愛的小說，甚至一度嘗試依字母順序重新整理架上的書。我擔心有些心愛的書不見了，更擔心李奧這些寶貝書櫃很快就放不下我所有的書。你們或許搞不清楚書本的排列順序，但我具有如同電影「雨人」般的超級記憶力，我知道哪本書放在哪裡，幾秒鐘就能把它找出來。舉個例子來說，約翰·哈博納（John Hubner）寫過一本叫做《低檔皮條客》（*Bottom Feeders*）的傳記，主角是舊金山地區的色情業者米契爾兄弟，如果我忽然想讀這本奇怪的傳記，我馬上知道它擺在雪莉·何曼（Sheri Holman）的《寄宿者》（*The Dress Lodger*）旁邊，兩本書都在我身後書櫃的最下方，我不知道這兩本截然不同的書為何擺在一起，或許因為它們的封面都帶點藍色吧。

但今晚不同於其他夜晚，我是有目的而來。明天我要到佛蒙特州找朋友，我得挑本書帶過去讀；我更立下新年新希望，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我打算每星期讀一本書，同時寫下閱讀心得。

「一星期一本書？」有些朋友搖頭問道，「妳要上班、照顧小孩、還得吃飯睡覺，怎麼找得出時間？」我很阿Q地猜想他們八成心存忌妒。目前為止這都不成問題，過去二十年來，我做過記者、老師、編輯、電視製作人、書評人、自由撰稿人，當媽媽也當了七年，我始終保持閱讀的習慣，而且一星期通常不只看一本書。我酷愛閱讀，更何況我有失眠的毛病，經常清晨三點到五點坐在我的「私人圖書館」看書，效果反而更佳。

其實我以前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雖然我一直是個夜貓

子，但曾有一度，我晚上出入的地方比現在這個私人圖書館吵鬧得多，周圍的人也稍微多一點。我以前是個影癡，當我還是青少年時，鎮上沒有像現在一樣的多廳戲院，只有連映兩場的老式電影院，星期六下午我經常到電影院約會，這是我以前最喜歡的活動之一。十四年前我遇見李奧，結婚之後戒掉看電影的習慣，最起碼不像從前那麼著迷。我以前還喜歡跳舞，經常光顧舞廳，沒錯，我發誓這絕對是真的。總而言之，我不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學子，也不是從小就喜歡讀書的孩子，這些年來我在課堂上常碰到這類學生，他們宣稱打從牙牙學語就喜歡閱讀，小時候被書打到頭，不但沒有哭，反而擦乾頭上的血跡、翻開書本繼續看，讀著讀著，人生就有了嶄新的面貌，我可不是這樣的人。

我開始閱讀的時間不算早，小時候甚至不特別愛讀書。有些人帶點感傷回憶說，小時候其他孩童在外面跑跑跳跳，他們則坐在窗邊專心閱讀《草原小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我卻沒有類似經驗。少女時代，我沒有迷上《咆哮山莊》裡的男主角西克里夫，反而喜歡上一個長得像「滾石合唱團」主唱的男孩。我成績雖然不錯，但我讀書是為了取悅老師及父母，而不是出於對文學的愛好。換言之，我以前只讀指定的書籍，國中二年級老師就叫我們讀《白鯨記》？沒問題，我照讀不誤。幸好我看書的速度相當快，這表示讀書之餘，我還有時間做些我所謂「互動性較強」的活動，比方說折騰小弟，或是在家裡大吵大鬧。

當純為興趣、而不是為了做功課而閱讀時，我選擇逃脫現實，而非增長見識。舉個例子來說，剛踏出大學校門之後，我

最要好的朋友找到一份幫雜誌社撰稿的工作（這人很快就變成我的競爭對象），雜誌社請她評論一本名為《迷惑》（*Enchantment*）的小說，作者是任職於《紐約客》的資深作家戴芬妮·墨爾金（Daphne Merkin），《迷惑》敘述美國的成长經驗，顯然是部嚴肅的作品，但若不是另一個朋友拿它跟我炫耀，我絕對不知道有這麼一本小說，「妳的好朋友正在看《迷惑》，妳呢？賈姬·考琳絲¹嗎？」

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她怎麼知道我真的在讀賈姬·考琳絲的小說。

換言之，從小到大，甚至到了現在，我讀書讀得斷斷續續，其中的間隙大到卡車都鑽得過去。大學時代當然讀了很多書，但我主修拉丁文學（我以前非常喜歡外語），而不是一般的英國文學，結果讀了很多魔幻寫實的小說，對狄更斯等英美文學大師反而相當陌生。事實上，我專擅名不見經傳的拉丁美洲詩人，比方說智利詩人暨藝術家烏伊多布羅（Vicente Huidobro），卻沒讀過濟慈（Keats）的作品。說真的，濟慈雖以頌賦著稱，但我卻沒讀過任何一首，我只知道我哥哥卡夫以前常拿頌詩開玩笑，「什麼是『希臘神甕賦』？」他問，「大概一小時一塊錢。」²

這麼說來，我什麼時候變成書癡呢？現在想想，其實早就

1 譯註：Jackie Collins，著名的通俗小說作家。

2 譯註：Ode on a Grecian Urn，「希臘神甕賦」是濟慈著名的詩作，英文 urn 與 earn 同音，原文 What's a Grecian urn? 聽起來可能變成 What's a Grecian earn? 也就是：希臘人賺多少錢？答案是：一小時一塊錢。

有跡可循。十三歲時，媽媽給我一本赫曼·沃克（Herman Wouk）的小說《瑪喬里·莫寧斯塔》（*Marjorie Morningstar*），我熬夜把小說看完，而且看得痛哭流淚。上大學之前的那個夏天，我到波士頓打工，在漫長而寂寞的夏日，我每個週末帶著一本書去找在波士頓唯一的朋友，我還記得她說：「妳在看萊辛（Doris Lessing）的《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上個禮拜不還是保羅·鮑爾許（Paul Bowles）嗎？」但搬到紐約之後，我的「閱讀癡狂」才一發不可收拾，當時我一個人住，財務窘困，也沒什麼朋友，身邊只有一群不怎麼熱絡的點頭之交，我逐漸了解到一點：書本不僅可以幫我拿到好成績，或是沒電影看的時候用來打發時間，閱讀可以帶給我更多。

於是，我開始注意書評說些什麼。那時我在雜誌社當編輯助理，辦公室裡常有出版社致贈的試閱樣書，我也把握機會閱讀。既然週末沒什麼地方可去，我乾脆去逛書店，我還辦了一張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閱覽証，很快就讀上了癮。書本不但比電影票便宜，挑本好書，更比找個適合的約會對象容易，我還可以跟著書本去各種有趣的地方。雖然身處這間小小的單人套房，身上只有五塊錢美金，但只要翻開書本，我就來到十九世紀的巴黎。我四處求借、上圖書館，或是去書店，想盡辦法搜尋各種小說、傳記，或是回憶錄，有段時期，我大學的主修甚至派上用場，我在家裡翻譯了兩本拉丁美洲的小說和詩集，但收入極為微薄，誠如作家凱文·垂林（Calvin Trillin）所言，稿費「高達」二位數字。

請別以為我在紐約一直如此慘澹，後來生活逐漸上軌道，

工作穩定，也交了一群好朋友，大夥結伴旅行、看電影、看舞台劇，而不只像書呆子一樣聚在一起。朋友們從不認為我像個古板的圖書館員（「天啊，尼爾遜小姐，妳不戴眼鏡其實滿漂亮的！」），或是以為我會為了讀書而捨棄社交活動，其實剛好相反，這些年來我愈來愈忙，家庭和工作責任日趨繁重，朋友也愈交愈多，換句話說，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充實，但我不但沒有減少閱讀，反而愈讀愈多。或許這樣有點反常，但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好是壞、有趣或是無聊，一鑽進當日、當週，甚至當月必讀的書中世界，我一定找得到慰藉與歡娛。每次思及至此，我都深感欣慰。

因此，一星期讀一本書嚇不了我，但一被問到「妳如何挑選要讀的書？」我確實有點緊張。雖然我故作輕鬆、神情自若地回答說：「大家怎麼選，我就怎麼選」，其實心裡卻沒個準。我該請朋友推薦嗎？（是的，我後來確實經常請教朋友的意見）我該去逛書店嗎？（啊！這還用問嗎？）我該讀書評嗎？（盡量避免，我自己寫過書評，知道書評是怎麼回事）我已經列了一份書單，其中包括我想讀、卻一直沒機會讀的書，以及我非常喜歡、打算重讀一次的書³，書單很長，我只怕一年的時間不夠。

但夜幕低垂、靜靜躺在床上之時，我卻暗地思索一個大家沒有提到的問題：我這麼做究竟所為何來？我為什麼要讀這麼多本書？我期望從中獲得什麼？我不打算寫五十二篇書評，也不想創下，或是達至任何閱讀的標竿，更無意告訴大家該讀什

3 見附錄 A。

麼。這些年來，我一直嘗試將閱讀和生活經驗做個連結，探討兩者之間有何關聯，現在我只想把這些想法和觀察行諸於文。如果我提到的哪本書引起你們興趣，那真是太好了，如果你們沒有馬上衝去書店買書，那也無所謂，說不定我的話語勾起了某些回憶，或是激起某個有趣的想法，這樣就夠了。

多年以前，我訪問歌手蘿珊·凱許（Rosanne Cash）——蘿珊現在也成了作家——，我們談到她的歌唱事業，一提到她寫的歌曲，我馬上告訴她說，這首歌讓我想起大學時代的男友、那首歌讓我想起某個曾經約我出去的男孩子，說著說著，我發現不對，她的音樂當然比我的戀愛史有意思，我不該把兩者牽扯在一起，我向她道歉，但我私淑的偶像卻笑笑說：「沒關係，我也會這樣。其實妳就該這樣，歌曲若讓人感動，就確實是一首好歌。」

書本觸動了我的心弦。它們讓我想起年少時的自己和曾經造訪的地方，它們讓我想起窩在沙發、躺在床上，或是在海邊曬太陽的閱讀時刻，以及那些曾經出現在生命中的朋友和昔日的夢想。我們若站在櫻桃木書櫃前，你們隨手一指，我馬上說得出在哪裡買到這本書、為什麼買，以及剛開始讀的感想，拿《低檔皮條客》做比方吧，我在報上讀到評價不怎樣、卻相當發人深省的書評，所以上網買了這本書，一讀就讓我想起大學時，有一學期我曾休學住在校外，我媽堅持我住的地方像舊金山的嬉皮窩，其實那只是一間住了不同室友的房子。我談起書本就像談起朋友，選書也採用擇友的原則：要不就是經由好友引介，要不就是我覺得看得順眼。好書就像好朋友一樣聰慧有趣，充滿驚喜卻又活靈活現。

查理今年剛上二年級，李奧剛開始製作第二十七季的「週末夜現場秀」，我剛開始在一家雜誌社兼差，如果老天爺保佑，我媽在年底之前將滿八十五歲。很顯然地，我不知道接下幾個月，周遭會有什麼變化，但我確定無論發生了什麼，書本將如同以往一般陪伴著我。我會像往常一樣慎思閱讀與生活，試圖找出其中關聯；閱讀的同時，我也會思索為什麼選了手上這本書、接下來該讀哪一本、閱讀對我有何意義，以及閱讀本身的意義何在。

「我已經放棄閱讀，」美國幽默作家奧斯卡·萊文特（Oscar Levant）曾說，「因為閱讀轉移了我對自己的注意力。」

可憐的奧斯卡啊，他這麼想就錯了。